



老民居



新民居



民间传说遗迹

# 于家寨风物

## 1

## 看水

在大同地区,要看水,就去于家寨。

于家寨不知道有没有姓于的人家了,寨也不复存在,但到了于家寨,你抽抽鼻子,就会是湿漉漉的,呼吸道似是被清洗了一般,多吸几口,血管、心脏、脑子似是被清洗了一般。

顺了那清爽的气息,一直朝着村子南边走,便看到了一个贴在地面的天空,以为是方向发生了反差,就抬起头来看,上边,那个天空还在。再向下看,确实也有一个天空,就奇迹般地奔跑起来。朝着那伏在地上的蓝,朝着那股气息,呼吸竟是意外的通畅。

那是水,那是北方的稀罕物,那是一面把天空映下来的镜子。

朋友说,去于家寨吧。于家寨?脑子里就出现了破败的墙体、碎石烂砖、倚在斜阳下的老树……这样的寨子,在北方的长城边上很多,有的还叫了什么诗意的名字,但那诗意也是破败不堪了。

于家寨是好客的,它的热情,是把长长的胳膊伸出去,围起了一个圆圆的抱,路过的水就被留下了。

湖或者泊,就是热情的泥土和山岩留下的。

“路那么远,歇一歇吧!”它似是这样说了。

“啊,是有点累了,这地方真是不错呢!”

似是那些水们一下子停了下来,不解地看看四周,再看看那村落,竟就歇下来了,还用一闪一闪的影子做出了感激的表示。

就有了这叫“桑干湖”和“册田水库”的一汪水。

长长的、远远的路程,一条叫桑干河的河流被水推着,从西边的管涔山或者截口山,一路向下,成为一条长长的水带,带着泥沙、带着风物,带着沿途的故事,就到了这里。

水们聚到了这里,是更加热闹了呢!认识的、不认识的,活泼的、安静的,都聚在了一起,总是都有好多话要说的。

夏天它们在说。说青蛙的语言,说桃花和杏花的艳,说一场大雨像是给谁挠痒,却让谁全身哪哪都痒。

夜晚它们在说。说星星是小品演员,能把眼睛眨成波光;说秋虫唱歌总是跑调;说老杨树想捞洗澡的月亮,把腰都闪了。

有风的时候它们在说。说树枝上挂着一伙风娃子,像是结在树上的果子,调皮地挤啊挤,一个掉到了树下,又一个掉呀掉呀没掉下去。

到于家寨看水,能看到水们拥着挤着,能听到水们的笑声把阳光的脸都笑红了。而站在岸边看着的时候,没准水们会一齐甩出一波浪来,故意做个恶做剧。没准它们还会悄悄地说:看看那些人,他们是不是长得很怪很怪啊!当然听不出来它们说啥,还以为是在夸着呢,心情便大好起来。

## 2

## 看山

于家寨有山,山在村前。

上了于家寨的山,水在山的后面。

于家寨前边的山,不是很高,但终究是高出了村庄一截的。沿着木石铺起来的小径,爬上那山,便看到身后是村庄,身前是册田,似是那山是一条汉子,且担着担子,一边担着村庄,一边担着册田。

担着一汪湖水,又担着一个村庄,这汉子是要去哪里?汉子不说话,只就那么担着,好多年了,把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。

到了山上才发现,那山就是一块石

头。一个一块石头形成的汉子一样的山,虽然不高,却棱角分明,让站在上面的北方粗砺的汉子,能感觉到非同寻常的力量。

这地方,若干年前喷发过火,释放过高热量,好多山便是岩浆经过淬炼后立起来的。熔过、化过、痛苦过,一座山便是汉子的性格了。风来过,雨来过,汉子依然担着一汪湖,担着一个村庄,像担着责任,一年过去了,又一年过去了。直到把这一湖一村,担成风景,且把自己也变成了游人眼里的风景。

## 3

## 风物与传说

如果说于家寨有寨,就是那些院落们。

它们用墙挡着风,挡着危险,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。当然,它们也想把岁月的油和锈挡在外边,那是它们跟世间万物共有的愿望。但那是世间万物最终都难以实现的愿望。

比如那些老院落,真是老了,火山石垒起的院墙,肯定曾经强壮过,也结实过;青砖贴面的门脸肯定帅气过,也荣光过。院子里一孔孔的窑洞,无形中排着序,先是第一代,后是第二代之之一二之三,然后是第三代之之一二之三之四。也有的,只是孤零零的几孔,连院子里的树都长得歪三倒四的,显见的是人丁没有兴旺起来过。

不过无论那些曾经繁茂地排序下去的,还是衰败孤单的,都成了故居。一把锁挂在家门上、院门上,那么憔悴,感觉蚊子经过时的声音都能震落。杂草成为院子里永久的居住者,麻雀出出进进,是守护着过去的岁月还是为这里保留着希望?

但荒败也是风景,正如丑也是美的一种形式。

倒是那旧院旁边,新起了院子,骨骼是新的,装束是新的。仿旧的窑洞,是清爽亮丽的新,等待的是远方客人新奇的目光,且用最乡土的温暖让他们进入有山有水有乡音的梦境。

当然也有故事,是与山与水与那老院落都有关的。说这桑干湖边古时多出美女,并有被选入宫中做了皇后的。后宫有嫔妃心有不甘,派人暗在这寨前如二龙戏珠的“珠”上修建了镇庙,破坏了此处风水。在这山上,人传确实有过叫“龙泉寺”的庙宇。在这山脚,也确实有一处非常讲究的院子,人言这院子就是出皇后的院子。

山与水、村庄与人,一旦有了故事,便活了。

文/图 侯建臣